

史铁生书信序文集

信与问

广东人民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信 与 问

史铁生书信序文集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信与问：史铁生书信序文集

史铁生著.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1

ISBN 978-7-5360-5127-0

I. 信... II. 史... III. ①书信集—中国—当代②序言—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8377 号

责任编辑：林宋瑜

技术编辑：薛伟民

装帧设计：梁丽辉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开 本 965×1270 毫米 32 开

印 张 7.5 1 插页

字 数 150,000 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0 册

定 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信与问》自序

可惜，不少信稿已经丢失。所幸，有了电脑以后也保存下一些。

可惜我只会打字，对电脑日新月异的功能一窍不通，以致软件几经更新后又有些信稿去向不明。所幸还有一些固守硬盘，未离未弃，许多快乐往事从中浮现。

可惜，有几位收信人已久疏联络，难就发表之事求其定夺，便以字母顶替实名。所幸信文无涉隐秘，凡及私事亦尽删除，所这字母刻意不作对位，故均可作随笔读，认为是写给谁的都行。

信以问之——写信向朋友求问；信而问之——向信住的朋友求问；信之间之，譬如“有朋自远方来”。故取名“信与问”。

是为说明，不可称序。

史铁生

2007年3月21日

金平：你好！

早知道那套丛书已陆续出版，
觉得总是麻烦你太不好意思，
想自己到书店去买。接到你的
信，太感谢了，这样一下子买全就
方便多了。我要两套，钱你先
垫上，到时一齐汇给你。恐
怕邮费也是不少，邮费千万不要
让我来付，否则更不心安了。

今年写了两个短篇，一个中篇
(前半是去年写的)。8-10月又修改
了一个剧本，摄影已开拍。今年大
约不写什么了。懒得很，且怪闲总
不太乐，常想些古怪事，感到很
多事太荒诞。从《现代物理学

和东方神秘主义》一书中受益匪浅。
中国人道主义水平之低，~~与~~哲学的
不发达太有关系。文学倘不能对
提高人道主义水平有用，便不知文
学何以要存在。人道主义既有社
会意义的，又有自然意义的。《走向
未来》丛书真不错，今年目录中有
几本题目已经读过，急盼看到。

你又有新作否？我很少看到
物，所以也没见到你的作品。

问其他朋友好！

即盼

大安！

铁生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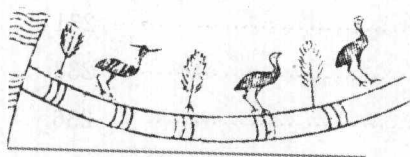
目录

书信

1. 给杨晓敏	3
2. 一封关于音乐的信	10
3. 给安妮·居里安 I	13
4. 给 HDL	19
5. 给 LR 兄	26
6. 给柳青	33
7. 给陈村、吴斐	46
8. 给 GZ 兄	48
9. 给盲童朋友	50
10. 给李健鸣 I	52
11. 给李健鸣 II	57
12. 给李健鸣 III	65
13. 给栗山千香子	70
14. 给《散文·海外版》	73
15. 给严亭亭 I	74
16. 给谢渊泓	75
17. 给安妮·居里安 II	77
18. 给 Z 兄	82



19. 给大爷	87
20. 给田壮壮	89
21. 给陈村	93
22. 给南海一中	94
23. 给 S 兄	96
24. 给肖瀚	107
25. 给严亭亭 II	115
26. 给严亭亭 III	124
27. 给姚平	126
28. 给陆星儿	128
29. 给章德宁	130
30. 给北大附中	132



13

31. 给立哲 I	136
32. 给立哲 II	137
33. 给阎阳生	142
34. 给姚育明	144
35. 给胡山林 I	147
36. 给 CL	151
37. 给 FL I	168
38. 给严亭亭 IV	178
39. 给 FL II	182
40. 给胡山林 II	185
41. 给胡山林 III	191



序与跋

1. 《瀚海》序	201
2. 《姚平诗集》序	203
3. 新的角度与心的角度	206
4. 《韩春旭散文集》序	212
5. 《何立伟漫画集》跋	215
6. 《陕北知青影集》序	217
7. 季节的律令	219
8. 湘月的写作	221
9. 发言：郭路生印象	223
10. 《刘咏阁画册》序	224
11. 石默散文集《故土的老房子》序	226
12. 皮皮《儿歌》一句话序	228
13. 曾文寂文集《咀嚼人生》序	229
14. 沉默的诉说	231
15. 梁筠《焰火》序	233
16. 为潘萌书序	236

第一辑

书

中国，……平之低

信

……太有灵气。又

……社会主义和平有

予你。女存在。人

合意。的。又有自然

来书。书。真不错。

此书，题目已经请人

你又有新作否？

物，所以也没是创作

。问其他朋友好



1. 给杨晓敏

杨晓敏：你好！

看了你的论文。文章中最准确的一个判断是：我并非像有的人所估计的那样已经“大彻大悟”，已经皈依了什么。因为至少我现在还不知道“大彻大悟”到底意味着什么。

由于流行，也由于确实曾想求得一点解脱，我看了一些佛、禅、道之类。我发现它们在世界观方面确有高明之处（比如“物我同一”、“万象唯识”等等对人的存在状态的判断；比如不相信有任何孤立的事物的“缘起”说；比如相信“生生相继”的“轮回”说；比如“不立文字”、“知不知为上”对人的智力局限所给出的暗示；以及借助种种悖论式的“公案”使人看见智力的极限，从而为人们体会自身的处境开辟了直觉的角度等等，这些确凿是大智慧）。但不知怎么回事，这些妙论一触及人生观便似乎走入了歧途，因为我总想不通，比如说：佛要普度众生，倘众生都成了“忘却物我，超脱苦乐，不苦不乐，心极寂定”的佛，世界将是一幅什么图景？而且这不可能？如果世间的痛苦不可能根除，而佛却以根除世间痛苦的宏愿获得了光荣，充其量那也只能是众生度化了佛祖而已。也许可能？但是，一个“超脱苦乐”甚至“不苦不乐”的效果原是一颗子弹就可以办到的，又为什么要佛又为什么要活呢？也许那般的冷静确实可以使人长寿，



但如果长寿就是目的，何不早早地死去待机做一棵树或做一把土呢？如果欲望就是歧途，大致就应该相信为人即是歧途。比如说人与机器人的区别，依我想，就在于欲望的有无。科学已经证明，除去创造力，人所有的一切功能机器人都可以仿效，只要给它输入相应的程序即可，但要让机器人具有创造能力，则从理论上也找不到一条途径。要使机器人具有创造力，得给它输入什么呢？我想，必得是：欲望。欲望产生幻想，然后才有创造。欲望这玩艺儿实在神秘，它与任何照本宣科的程序都不同，它可以无中生有变化万千这才使一个人间免于寂寞了。输入欲望，实在是上帝为了使一个原本无比寂寞的世界得以欢腾而作出的最关键的决策。如果说猴子也有欲望，那只能说明人为了超越猴子应该从欲望处升华，并不说明应该把欲望阉割以致反倒从猴子退化。而“不苦不乐”是什么呢？或者是放弃了升华的猴子，或者是退出了欲望的石头。所以我渐渐相信，欲望不可能无，也不应该无。当然这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还想做人，还是在为人找一条路，而且不仅仅想做一个各种器官都齐全都耐用的人，更想为人所独有的精神找一个美丽的位置。还得注意：如果谁不想做人而更愿意做一棵树，我们不应该制止，万物都有其选择生存方式的权利——当然那也就谈不上选择，因为选择必是出于欲望并导致欲望。说归齐，不想做人的事我们不关心（不想做人的人，自然也都蔑视我们这类凡俗的关心，他们这种蔑视的欲望我们应该理解，虽然他们连这凡俗的理解



也照常地蔑视——我唯一放心的是他们不会认为我这是在暗含地骂人，因为那样他们就暴露了暗地里的愤怒，结果违反了“不苦不乐”的大原则，倒为我们这类凡俗的关心提出了证据）。我们关心的事，还是那一个或那一万个人的前途。

这就说到了“突围”。我确曾如您所判断的，一度甚至几度地在寻求突围。但我现在对此又有点新想法了——那是突不出去的，或者说别指望突出去。因为紧接着的问题是：出去又到了哪儿呢？也许我们下辈子有幸做一种比人还高明的生命体，但又怎么想像在一个远为高明的存在中可以没有欲望、没有矛盾、没有苦乐呢？而在这一点上佛说对了（这属于世界观）：永恒的轮回。这下我有点懂了，轮回绝非是指肉身的重复，而是指：只要某种主体（或主观）存在，欲望、矛盾、苦乐之类就是无法寂灭的。（而他又希望这类寂灭，真是世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这下我就正像您所判断的那样“越走越逼近绝境”了，生生相继，连突围出去也是妄想。于是我相信神话是永远要存在的，甚至迷信也是永远要存在的。我近日写了一篇散文，其中有这么两段话：“有神无神并不值得争论，但在命运的混沌之点，人自然会忽略着科学，向虚冥之中寄托一份虔诚的祈盼。正如迄今人类最美好的想往也都没有实际的验证，但那想往并不因此消灭。”“我仍旧有时候默念着‘上帝保佑’而陷入茫然。但是有一天我认识了神，他有一个更为具体的名字：精神。在科学的迷茫之处，在命运的混沌之点，人唯有乞灵于自己的精神。不管我们信仰什



么，都是我们自己的精神的描述和引导。”我想，因为智力的有限性和世界的无限性这样一个大背景的无以逃遁，无论科学还是哲学每时每刻都处在极限和迷途之中，因而每时每刻它们都在进入神话，借一种不需实证的信念继续往前走。这不需实证也无从实证的信念难道不是一种迷信吗？但这是很好的迷信，必要的迷信，它不是出自科学论证的鼓舞，而是出于生存欲望的逼迫。这就是常说的信心吧。在前途似锦的路上有科学就够了，有一个清晰而且美妙的前景在召唤谁都会兴高采烈地往前走，那算得上幸运算不得信心，那倒真是凭了最初级的欲望。信心从来就是迷途上的迷信，信心从来就意味着在绝境中“蛮横无理”地往前走，因而就得找一个非现实的图景来专门保护着自己的精神。信佛的人常说“我佛慈悲”，大半都是在祈望一项很具体的救济，大半都只注意了“慈”而没有注意“悲”，其实这个“悲”字很要紧，它充分说明了佛在爱莫能助时的情绪，倘真能“有求必应”又何悲之有？人类在绝境或迷途上，爱而悲，悲而爱，互相牵着手在眼见无路的地方为了活而舍死地朝前走，这便是佛及一切神灵的诞生，这便是宗教精神的引出，也便是艺术之根吧。（所以艺术总是讲美，不总是讲理。所以宗教一旦失去这慈悲精神，而热衷于一个人或一部分人的物界利益时，就有堕落成一种坏迷信的危险。）这个悲字同时说明了，修炼得已经如此高超的佛也是有欲望的，比如“普度众生”，佛也是有苦有乐有欢有悲的。结果非常奇怪，佛之欲求竟是使众生无欲无



求，佛之苦乐竟系于众生是否超脱了苦乐。这一矛盾使我猜想，此佛陀非彼佛陀，他早已让什么人给篡改了，倘非如此我们真是要这个劳什子干嘛？无非是我们以永世的劫难去烘托他的光环罢了。所以，我一直不知道“大彻大悟”到底是什么，或者我不相信无苦无乐的救赎之路是可能的是有益的。所以，灭欲不能使我们突围，长寿也不能。死也许能，但突围是专指活着的行为。那个围是围定了的，活着即在此围中。

在这样的绝境上，我还是相信西绪福斯的欢乐之路是最好的救赎之路，他不指望有一天能够大功告成而入极乐世界，他于绝境之上并不求救于“瑶台仙境，歌舞升平”，而是由天落地重返人间，同时敬重了慈与悲，他千万年的劳顿给他酿制了一种智慧，他看到了那个永恒的无穷动即是存在的根本，于是他正如尼采所说的那样，以自己的劳顿为一件艺术品，以劳顿的自己为一个艺术欣赏家，把这个无穷的过程全盘接受下来再把它点化成艺术，其身影如日神一般地作美的形式，其心魂如酒神一般地常常醉出躯壳，在一旁作着美的欣赏。（我并没有对佛、禅、道之类有过什么研究，只是就人们对它们的一般理解有着自己的看法罢了。不过我想，它们原本是什么并不如它们实际的效用更重要，即：“源”并不如“流”重要。但如果溯本清源，也许佛的精神与西绪福斯有大同，这是我从佛像的面容上得来的猜想，况且慈与悲的双重品质非导致美的欣赏不可。）所以宗教和艺术总是难解难分的，我一直这么看：好的宗教必进入艺术境界，好的艺术必源于宗



教精神。

但是这又怎么样呢？从死往回看，从宇宙毁灭之日往回看：在写字台上赌一辈子钱，和在写字台前看一辈子书有什么不一样呢？抽一辈子大烟最后抽死，和写一辈子文章最后累死有什么不一样呢？为全套的家用电器焦虑终生，和为完美的艺术终生焦虑有什么不一样呢？以无苦无乐为渡世之舟，和以心醉于悲壮醉于神圣为渡世之舟又有什么不一样呢？如果以具体的生存方式论，问题就比较难说清，但把获得欢乐之前、之后的两个西绪福斯相比较，就能明白一个区别：前者（即便不是推石头也）仅仅是一个永远都在劳顿和焦灼中循环的西绪福斯，后者（无论做什么）则是一个既有劳顿和焦灼之苦，又有欣赏和沉醉之乐的西绪福斯，因而他打破了那个绝望的怪圈，至少是在这条不明缘由的路上每天都有一个悬念迭出的梦境，每年都有一个可供盼望的假期。这便是物界的追寻和（精）神界的追寻，所获的两种根本不同的结果吧。当然赌钱或许也能赌到一个美妙境界，最后不在乎钱而在乎兴奋了，那自然是值得祝贺的，但我想，真有这样的高人也不过是让苦给弄伤了心，到那牌局中去躲避着罢了，与西绪福斯式的欢乐越离得远些。

最后有一个死结，估计我今生是解它不开了：无论哪条路好，所有的人都能入此路吗？从理论上说人都是一样的构造，所以“人皆可成佛”，可是实际上从未有过这样的事实；倘若设想一个人人是佛的世界，便只能设想出一片死寂来，



无差别的世界不是一片死寂能是什么呢？至少我是想不出一个解法来。想而又想可能本就是一个荒唐者的行状，最后想出一个死结来，无非证明荒唐得有了点水平而已。那个欢乐的西绪福斯只是一个少数，正如那个“大彻大悟”的佛也是一个少数，又正如那些饱食终日的君主同样是一些少数，所谓众生呢？似乎总就是一出突围之戏剧的苦难布景，还能不体会一个“悲”字吗？

史铁生

1990年

